

集部

蓮峯集卷四

宋 史堯弼 撰

策問

均税策

課治於王者之盛時則守株之誚不免於嗇夫之口課治於霸者之末世則改絃之喻不奪於君子之志非王者之不足尚而霸者之有可稱時適其變而法便於民故也請借齊秦以為喻齊之小白相管仲而從其言秦

之孝公用商鞅而聽其說是齊秦之便利苟簡雖為好高慕古之士所黜其量時度宜反為通達國體之人所取是其不貽於守株之誚而有得於改絃之喻也何則五家為軌五里為連此軌里之法起於管仲也非管仲有拂於先王齊小白富强之急不得不然爾千而為阡百而為陌此阡陌之法起於商鞅也非商鞅有拂於先王秦孝公兵食之急不得不然爾若使不然追蹤王者之迹圖為治國之術豈不亦踈且遠哉大抵一時之治

必循一時之法必循一時之便不循其法不足以為治不循其便不足以為法藉是以觀歷古賦稅之得失蓋可見矣自神禹治水分别九州底乃財賦時則有五十之貢成湯嗣興受小共大共為下國駿厖時則有七十之助成王定周設為九賦以斂財賄時則有百畝之徹三代便民之法豈可企而及之哉春秋之世魯宣公之初稅畝則稅賦為不足定公之作丘甲則稅賦為不足哀公之用田賦則稅賦為不足便時之法果將若何為

足觀也漢高祖式遏亂虐除秦之暴天下平定區別疆界時則十五而稅一迨及文帝治風燦然四海富庶時則三十而稅一當此之時稅賦為有餘循時之便何足憂哉有若武帝專意征伐用度始不足加口錢榷鹽鐵鑄白金造皮幣紛紛然也無益於事是雖仲舒獻名田之策是雖師丹獻限田之策皆欲均其賦稅也惜乎策之不用而止唐太宗濟民水火除隋之暴身及太平法古遺意時則有租庸之制施及代宗前法稍玩有所更

草時則有以亟定稅之制當此之時賦稅為有餘循時之便又何足憂哉有若德宗藩鎮强盛用度始不足議鹽鐵興錢幣行括苗置和糴紛紛然也無益於事是雖陸贄進六幣之策是雖齊抗進六姦之策皆欲均其稅賦也惜乎策之不用而止歷觀古者一得一失大率如此厥今賦稅何如哉不均之弊有二有兼并之弊有流徙之弊何謂兼并之弊富者地日以益而賦不加多貧者地日以削而賦不加少姦民欲計免於賦役者割數

畝之地加之數倍之賦而收其少半之直於是其富者地連阡陌膏腴沃壤奄而有之其貧者曾無尺地以置錐託足方且困於重役廹於追呼此所謂兼幷之獘也何謂流徙之獘吴蜀有可耕之人而無可耕之地荆襄有可耕之地而無可耕之人又其凶年饑歲轉相散徙於豐足之邦於是所會之處如凫居鴈集烏合蟻聚所居之里雞犬不相聞馬牛不相及又且伐戶破竈析骸毀骨此所謂流徙之獘也為方今之計必欲去此二獘

莫若行土斷之法何則籍其地之廣狹計其人之衆寡限之以户數而授之以土地使有力者勢不至於陵僭使不足者身不至於流蕩是法既行户有定籍田有定分無有兼幷無有流徙然後從之為什一之税則不均之槩又何患哉所以晉哀帝始行之安帝終復之亦能濟其艱危免其匱乏而天下有息肩之所豈不嘉哉幸今主上屢降德音以此為念庶幾禮樂興獄訟息明執事上體天子之意以此下詢愚雖不敏願以土斷為獻

不識與其進否

冗官策

求天下之害而與民除之者君之職也陳天下之害而與君共除者臣之職也嗚呼天下有未除之害而為人臣者有能深言而力行之為人君者又從而深信以委任之以掃清積世之弊故害可除而利從而興焉嗟乎衰世之不由此也為其君者不知天下之利害聞其臣之言則掩耳而不聽為其臣者雖能言之於上見其君

不聽則遂從而已害既不去利何從而興乎冗官之獘天下之大害也苟君臣欲有為於天下者不可不除也其事似小為害甚大其為害有四何則唐虞所以庶績咸熈者庶官無曠也今也無其事而虛設其官無其功而空食其禄則是天下皆曠職也問之曰何職也曰備員而已小無益於民大無益於國此則曠職業為害一也國家所責有限天地所産有窮今也冗官布於州縣坐無事之人而食有限之禄縱無窮之欲而盡有窮之

財海内所以虚耗國用所以罄空此則耗財用為害二也官吏無數而職業有限故有運貨賂於權門輦金帛於戟里踵塵擁拜揺尾乞憐兾欲超遷高資擢除美職者矣此則長奔競為害三也奔競之徒固非夷惠之清而實饕餮之子也故其得職也曰前日所獻若干所費若干則今日槌民膚剥民髓以償前日之費而後已此則虐萬民為害四也四害不去天下所以亂亡相尋也然在治平之世則尚可而於有事之時則不可茍於是

時君不聽其臣之言臣不盡其所欲言爲其君者昧於安危之機不見天下之利害爲其臣者除害之心不力君之不聽遂委之而已故冗官不去而日以滋蔓考之於唐中宗不報盧懐慎德宗不省杜佑是矣至於明君良相則不然臣深言而力行之君又從而深信委任之爲其臣者見事之智甚明除害之心甚决慷慨激昂條陳利便爲其君者熟知其害遂披襟以納之決意以行之故去冗官如反掌爾考之於唐憲宗任李吉甫武宗

相李德裕是矣是四君者皆常有事也有事之時是人主中興之秋也今欲中興則當先除天下之弊而為新天下耳目之事捨省官何以哉何者四害之積天下莫不厭吾今於此一掃而清之非徒足以興四利亦可以慰天下之心矣四君當有事之時而撫中興之運是時冗官不可不省奈何中宗德宗失之於前幸而憲宗武宗得之於後中宗之時襲武后戕殺之後當韋氏濁亂之際天下不可謂無事方是時也側門用事墨勅授官

凡數千員時號三無坐處其官何其冗也為中宗計者有事之時冗官所當省也奈何盧懷慎上疏以為諸司官數十倍於古諸牧宰不任職者一廢省之是言也可聽而不聽而中宗不知報何不明之甚也雖中宗之過也亦盧懷慎之罪也夫吾欲除天下之害則青蒲再伏可也皁囊屢上可也何一言不聽遂從而已乎故治終不成也德宗之時三叛分王於幽薊華蓋蒙塵於奉天天下不可謂無事方是時也官員益濫銓選益謬入仕

之門太多世胄之家太優其官何其冗也為德宗計者有事之時冗官所當省奈何杜佑上議謂救弊莫若省用省用莫若省官是言也可用而不用而德宗不之省何其不明之甚也雖德宗之過也亦杜佑之罪也夫吾欲省天下之官力行之可也再言之可也何一議不聽遂從而休乎宜其功之不成也故曰中德不聽其臣之言其臣不盡其所欲言故冗官以滋蔓憲宗之初兩河未挈地悍將未悔過天下可謂有事矣而李吉甫秉政

疾吏員太廣其意謂今天下有事必先省官以新天下之心故其早夜孜孜以輔治者無非此也乃奏曰今存無事之官食至重之稅遂省官八百員省吏千四百員故能成元和之治雖然吉甫之功也亦憲宗之功也何則非吉甫不能省冗官非憲宗不能用吉甫君臣相得此元和之政所以成也武宗之初劉稹未誅藩鎮未盡服京師未甚安天下可謂有事矣而德裕為相憤官吏太濫其意謂今天下有事當先省冗官以新天下之

心故其深思遠慮以為治者無非此也乃言曰省事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吏請罷郡縣吏凡二千餘員故能成會昌之治雖然德裕之功也亦武宗之功也何則方德裕建言武宗遂披襟而納之決意以行之噫非德裕不能去冗吏非武宗不能用德裕君臣相與會昌之治所以成也故曰憲武之臣深言而力行之其君又從而深信委任之故去冗官如反掌嗚呼天下有未除之患不可專罪君亦不可專罪臣天下有已成之功不可專

歸功於君亦不可專歸功於臣君明臣良治之基也君暗臣庸亂之府也中宗德宗於盧杜莫之報省而卒至於亂憲宗武宗能行二子之言故治稱中興則知省官去官吏之冗實救獘之先務恭惟國家炎精厄簶强寇干紀天下可謂有事正主上中興之秋也而天下有大兵甲十年于茲矣財利之臣鞭算心計亦至矣榷酒酤筦鹽鐵關市舟車有征山林陵麓有禁然國用告乏軍儲告匱者何也此皆冗官未省取得其道而與非其宜

故也竊願清入仕之門以絶濫進罷不急之職以去曠官斥無用之吏以省浮費則冗官可省而曠職業者無有也耗財用者無有也長奔競者無有也虐萬民者無有也四害去而利興矣而主上又能以憲武為法而以中德為戒大臣又能以二李為心而以盧杜為恥則今日中興之功豈特元和會昌之治耶

私試策問

楚屈原述離騷為九歌九章赴河而死其徒宋

王和之又為九辨自是文人才士依倣焉又如枚乘作七發傅毅作七激張衡作七辨崔駰作七依曹植作七啓張華作七命唐興作者尤多或者以此曹區區之文兾其有致身之階果其然耶請折衷為之説

夫待人以必能者不能則喪氣倚事之必集者不集則挫心士之懐竒抱策出而佐時必期得君以展盡其底藴而上赴功名之會矣豈意中遭撓敗而功名不克就

此固喪氣挫心而憂憤怨刺之言所以發舒於外而不顧死亡之禍也昔楚屈原為三閭大夫因罹讒毀流放江湖乃述離騷為九歌九章援天引聖而卒不見省遂赴河而死其亦蹈此者歟若屈原者可謂淺中浮外而不知大體者也蓋為臣之道莫善於全節而次之以全身苟道不足以正君智不足以弭亂諫不行言不聽則繼之以死故甘斧鑕安鼎鑊而不悔者冀以區區之身一悟主上而納之於善如龍逄以之死夏比干以之死

商也脫或不幸忠謀而君不從正諫而主不信以獨見之明而知禍亂之不救殺身之無益則超然遠去雖高爵重祿亦不足以係其心而介其意姑全其身以沒于世如微子以之去商百里奚以之去虞也若屈原者其亦知此乎奈何不知出此而乃蔽於待人以必能倚事之必集而卒於不遇遂喪氣挫心以發其怨憤之言而為離騷之文以葬於江魚之腹嗚呼使屈原而稍知全其身以沒于世則必不忍為此及夫其身既沒其後宋

玉從而和之又作九辯自是文人才士依倣爲文如枚乘作七發張衡作七辯崔駰作七依曹植作七啟張華作七命以至唐興作者尤多皆願附於離騷之間遂謂之楚辭是皆不能自用其才而乃甘爲憂憤怨刺之言以譏諷於時不然賈誼何以少年屬文於郡中自負爲王者之佐而亦不能自用其才一以不遇過湘爲賦以弔屈原其後卒以自傷哭泣至於夭絶其亦屈原之徒有以激之歟吁後之爲國家者其於忠義之士名節之

流當在屈巳禮遇虛心優容使引鑑昔明目臨池無洗耳若然則變故之世顛沛之時尚冀其有回天之力復國之勲况興平之際治安之朝何其不能成功乎

課吏四善二十七最九等賞功十二轉三陣三

資法

西漢享國二百年傳十二帝不世之主抑何多也英武如高帝寛厚如文帝才畧如武帝愚皆不取之獨以宣帝為難能謂宣帝有英武耶斷斷之技恐高祖之不肯

為也謂宣帝為有寛厚耶察察之政恐文帝不忍為也謂宣帝為有才畧耶拓地開疆則武之所優為宣帝不可企而及由是觀之宣帝難能之事果何著見而髙帝文帝武帝焉得而不取之耶甚矣人之智愚賢不肖未可以一律而論不有以區分而旌别之愚恐奮迅卓越之才不自表見怠惰阻鬱而不興姦貪放縱之士不自警戒侵漁掊尅而益甚也天下烏乎而免亂哉故宜統天下者有以處之耳此所以考課之法不得不行於吏

職賞勲之法不得不行於將帥者也推是説以槩之於宣帝難能之事兹可見矣何則漢自高帝平定之後一切草創倥偬不暇此馬上之治莫逃後世之清議是雖英武為莫可及而英武特用之以取天下傳及文帝時方宴安仁政之施固不可緩此以德化民實為後世之美談是雖寛厚為莫可及而寛厚特用之以結人心至於武帝則不然嫚書之辱白登之圍忍之久矣及當此時馬足已踐於河上不示之以威愚恐匈奴之變將可

憂也武帝由是起而征之雪漢之恥倡漢之威是武帝之才畧亦雖莫可得而及於征伐則有補於考課賞勳則無補也夫無補於考課賞勳何以責治道而維持天下哉愚想宣帝之前吏職之不稱將帥之不舉雖有考課之法而實不考課雖有賞勳之法而實不賞勳可謂極矣宣帝之興孰不咨嗟而憤悼之於此二者信有意也是故綜核名實則考課之法行於吏職信賞必罰則賞勳之法行於將帥矣考課既行於吏職則吏職烏得

而不自勉吏職自勉也用能政事文學法理之士咸精其能者焉賞勲既行於將帥將帥焉得而不自勉將帥自勉也用能單于慕義稽首稱藩者焉嗚呼高帝之英武文帝之寛厚武帝之才畧雖莫及矣殊不知宣帝積弊之後使考課賞勲之法行則難能之事亦安可得而及之哉讀史至此乃知考課賞勲之法誠國家之急務也茲承明策以唐四善二十四最九等考課之法而以升降其才能十二轉三陣三資賞勲之法而上下其功

勞下詢諸生此愚之所以喜聞而樂道之也試効一班之見且四善以明其人在巳之所長二十七最以明其人在官之所能在巳未必皆所長則或最為可取在官未必皆所能則或善為可取最善兼得則在九等為上上善最不聞則在九等為中下或有一最而三善或有一最而二善以至愛憎任情處斷乖理背公向私職務廢闕居官諂詐貪濁有狀莫不皆以九等而次第之故四善自德義有聞積而至於恪勤匪懈二十七最自近

待積而至於鎮防大率以此不復槩陳其詳夫考課而升降其才能有如此者則當時吏職之循良蓋可見也是以就其尤者而論之敢嬰逆鱗不畏鼎鑊以諫諍為事則有如魏鄭公詳明治道深切時政以數奏為事則有如陸宣公排衆人之說陳伐蔡之計則裴度擅其能應一時之變成天下之務則姚崇處其任以至徐有功之決獄高季輔之考校班班然見於當時以此而觀他可類推而例見也豈不由考課之法升降其才能而至

此乎且十二轉以示其器秩之厚薄三陣區別其立功之難則謂之上陣則品秩之必厚其立功之易則謂之下陣則品秩之必薄其中陣亦例而推其三資亦例而見故見任前資常選曰上資文武散官衛官勲官五品以上曰中資五品以上子孫上柱國國子勲官六品以下曰下資計戰功之多而取乎三陣則還以十二等者為之資議酬功之等而取乎三資則還以十二轉而為之品莫不皆然不復槩陳其詳夫賞勲而上下其功勞

有如此者則當時將帥之奮發蓋可見也是以就其尤者而論之閫門稱疾畏逺權逼功大而主不疑則有如李藥師朝聞命夕引道無纎介自嫌則有如郭子儀長於策敵之功精於制勝之術則光弼為之最陳范陽之謀致兩京之復則李泌為之先以至張巡之嬰孤城李晟之抗羣賊班班然見於當時以此而觀他可類推而例見也豈不由賞勲之法上下其功勞而至此乎恭惟國家考功之法雖行矣而吏職不至於澄清此所以不

免功過善惡資敘龐雜焉司勲之法雖行矣而將帥不至於銓次此所以不免勲勞劇易品級差叙焉吏職之末澄清將帥之末銓次蓋恐有害於治道是宜朝廷之注意也必欲吏職之澄清莫若法唐四善二十七最九等之遺意可乎必欲將帥之銓次莫若法唐十二轉三陣三資之遺意可乎夫唐法之善蓋有得於成周之遺何則成周之制爵禄以賢以庸而分之馭之以八柄辨之以八職若夫考課之六計乃唐之四善二十七最九等

之法也賞勲之六功乃唐之十二轉三陣三資之法也唐之於周遼遠二千餘年法其遺意而成其治道也如此況國家去唐之世不甚綿邈法其遺意孰不可哉茍其若然非惟吏職之循良將帥之奮發與唐無異抑將遠追成王之逸駕享其既醉鳧鷖之太平矣漢宣帝中興之功何以過耶孤陋淺見執事以為然否

王導謝安兼統内外

古之興王其所以委寄責成而任天下之託者一人而

已故舉天下之重任而付之方其用之也聰明之鑒已洞然照其肝膈之間早知其文足以化成天下武足以威震八荒由是任之而不疑信之而不惑以為內外不專統則不可以責其大功故專之以內外之寄以謂軍國不叅總則不可以制服天下故專之以軍國之權而責之以措置天下之務故有假黄鉞而督內外諸軍者矣有任宰相而為天下元帥者矣而當時之英才有受其責者必曰吾君付我以重任待我以赤心必當取天

下以付之於吾君然後可以償其責於是內則淬礪有官撫摩人民修整法度以興衰撥亂外則鷹揚虎視運籌決策練兵蒐乘以混一區宇凶頑肆蛇豕之虐吾則提橫行之卒以征之盜賊逞蝮蝎之毒吾則興問罪之師以討之及內外已治矣凶頑盜賊已平矣四方亦晏然無事矣然後人主享天下之富而已有取天下之功顧不偉哉向非人君付大臣以重任而人臣有取天下之英才疇若是耶嗚呼唐虞三代以來聖賢相遇未有

不由此也降及後世鬼蜮青蠅之人進而天下無重任矣三光五嶽之氣散而天下無英才矣文武泒爲二道而宰相元帥之職異矣是故天下或有英才而無重任或有重任而無英才此大功所以不立而大治所以不成也何則方時多故天下板蕩蓽門圭竇之中築巖釣渭之叟抱經世之筞韜康國之畧思欲整頓乾坤輿華夏鼎新革故者人主舉而用之然而國家之重權不在於己也閫闑之内外不任於己也中外不得兼統軍國

不得參預譏人鼓交亂之喙則畀其任又明日而罷其權矣欲望恢復豈可得哉此則有英才而無重任方時未寧人主於此捐千里之地舉百萬之師高爵厚祿魚符金印獵天下之英才偉望拔一人而用之然而邊庭有鼠竊之寇河洛有飲馬之盜而四方入於頹敗委靡而不可救者何也所用無經國之才乏濟時之畧徒務謹守封疆不能混一區宇望其一統實未可也此則有重任而無英才是二者其體雖殊言其致敗則一耳且

唐自明皇以來藩鎮跋扈悍將横行流血染湩關腥羶汙伊洛當是時忠義貫日月聲名憚戎敵者郭令公一人焉苟付之以重任則天下之難不難平矣奈何肅宗聽魚朝恩之讒間不過任子儀為朔方節度副元帥而已矣姦臣掣肘卒無顯功遂使懐恩騷動於兩河三叛分王於幽冀可不惜哉降及憲宗削平淮右孽芽未除禍根已結克融庭湊崛起匹夫倡戈魏博三晉瓦解方此時勲譽德業為朝廷重輕者裴晉公一人焉付以重

任則河朔之盜不足平矣奈何穆宗惑小人之妬忌不過擢為東都留守而已矣逢吉沮撓卒以無成遂使强藩有問鼎之心唐祚有綴旒之勢可勝惜哉是二人皆英才而無重任焉若夫典午渡江一馬化龍元帝任王導簡文信謝安而江淮翠固然以君子公恕之心待之則當時如二人者罕焉以春秋責備之法論之則王謝二子終不踰淮而北殆有重任而無英才與夫子儀中立異矣幸承師問請畢其說且晉鼎中傾金華韜德國

政迭移於亂人禁兵外散於四方方岳無鈞石之鎮關門無結草之禦李辰石冰亂荆揚元海王彌潰青冀擾天下如驅羣羊舉二郡如拾遺芥馴至於宫闕榛荒元帝匹馬渡江下追簡文天下未定而王謝為之佐焉夫正統未一實在士大夫為之匡救以混齊區宇茍任重而無重功者何頼焉此王謝所以不逃後世之議也且元帝過淮嘗思興復一心任導初加以都督中外又封以始興之地參總内外其任可謂重矣導於此時常懐

匪石之心必翦吞沙之寇設學校於鼎沸之中立章程於櫛風之際忠誠貫日壯志凌雲以君子忠恕之心待之則導有取焉然而當元帝時越石挫鯨鯢之銳士稚復九州之半太真宣王室之力士行擁三州之衆鑾奴之兵屢戰屢北中原之亂幾於冰泮石勒屯江西之卒糧匱兵亡劉總以王彌之疑猜生間起方是時也掛旆天山封泥函谷北卷三晉西吞秦雍易若折枝導不知出此終其身而大功無成以春秋之法責之則導有重

任而無英才焉下及簡文方丁艱難委心安石既任以六州之事又加以征討都督參總内外其任亦重矣安於此時起為蒼生不從九錫凾苻堅百萬之衆折温氏九五之心以君子忠恕之心待之則安有取焉然而當簡文時元冲之夙夜王家謝元之善斷軍事而淝水兵敗之後慕容垂挫於中山拓䟦珪沮於定襄姚萇鼠畏於長安吕光魚駭於姑臧方是時東取青齊南定梁漢還寶鼎於鄴鄙返紫宸於瀍澗不啻反掌安不知出此

終不能過江而北定中夏以春秋之法責之則安有重任而無英才焉吁取天下者必有英才然後可以無內外之任而翦四方之亂茍反是則烏能成功耶王謝二子未能洗刷中原者豈二君不能委任耶豈重任不在於己耶豈冦敵不可平耶豈事勢有不可為耶非也無英才之過也二子者使當治平時端坐廟堂雍容議論則可矣丁時紛亂豈勝重任乎其為政事可知矣若較優劣則王優於謝何則王敦內侮憑天邑而狼顧蘇峻

連兵指宸居而隼擊內難外患張如蝟毛是不可為之
時也而導以草昧之餘制禮樂正法度而晉以安而安
石時內無姦人强氏自泯于時西踰𨻶岫而跨靈山北
振長河而臨青洛荆吳戰旅嘯叱成雲而六師屢捷是
可混一之時也安反乃豪飲淫宴蕩志悅目故勝敵而
兵愈弱得地而民益貧夫晉所以任安者亦重晉不負
安而安負晉多矣則導優於安亦明矣且春秋責備賢
者於齊小白召陵之盟書曰師於晉重耳城濮之戰遽

書爵其進之亦至然文與之實不與者為其不以征伐
會盟之功歸之天子王謝終不興復殆類是焉其才雖
有優劣以春秋之法斷之其罪一也恭惟國家冠敵于
紀華蓋南廵駐蹕吳會餘氛未埽播越海濵固不異晋
東遷之亂上天悔禍殄滅之秋而聖天子委任大臣設
為都督兼統中外文武之職不分為二將帥之任合而
為一委以天下之大則其任可謂重矣聖天子既專其
重任而將帥大臣又皆天下之英才所為之政所行之

事浸澤區宇震驚中外天下復平之詩將再歌於今日矣下視東晉王謝如登太山而望丘垤也

三國六朝都建康攻守人物謀議如何

知天下之必可取為天下於必可取而後天下可得而定是故古之神武之君於天下未一之時而能使天下之勢已在吾掌握之中而吾之所以措置經畧之術固足以運天下於未平之際故能以孑然之身當多難之衝而其措置綽然而有餘雖犯天下之至難以圖天下

之至遠而天下之勢必折而入於我者其故何也蓋其所爲者甚大故足以兼幷天下而有餘然其所爲之大者不待行之已平之後而已常行於未平之前惟其行之於未平之前故其遠大之效必著見於已平之後如炊無不熟爨無不成此無他爲吾之敵者其施設甚小而吾之規模甚大是故小者不得不折而入於大而天下可得而定矣方秦之亡羣盜之所爲甚小而高祖之規模甚大是以其勢必折而入於漢方莽之亂羣盜之

所為甚小而光武之規模甚大是以其亂卒平於光武方隋之亡羣盜之所為甚小而太宗之規模甚大是以其勢必折而入於唐嘗因此以觀江右六朝龍蟠虎視於建康之地夫建康者吳楚之襟喉也面倚蔣陵背負洪流左京口而跨松江右采石而倚南州扼胸襟於石頭抗形勢於江上方其時也限三分於魏主當精兵於後周而又加之以兵强國富然六朝終不能因此以取天下者其規模之不甚大而取天下之術甚踈非地不

便而勢不利也竊嘗覽其已行之迹矣有可為憤懣者二可為長太息者五可為痛惜者二真取天下者之深戒也齊氏失其淮浦而其勢弱是以自保之不暇此可為憤懣者一陳氏北喪淮淝而其地蹙是以受併於隋此可為憤懣者二孫權狃於赤壁之勝是以有合肥之奔此可為長太息者一文帝狃於伐魏之勝是以有河南之敗此可為長太息者二庾亮乘石勒之死而有復中原之志奈何終有邾城之敗此可為長太息者三殷浩

乘季龍之卒而以中原自任奈何乃有姚襄之敗此可為長太息者四梁武雖有復淮之勝而終失河南之地此可為長太息者五而其所尤可痛惜者東晉之末天下之大機凡再至而皆失之孝武之時一至而謝元失之義熙十二年再至而劉寄奴失之是以天下終不可得而一且晉自永嘉而來大河以東濁河以北氊裘横邉馬逸絳頭幟赤面張寢有年矣及苻堅之敗也慕容盜陜東苻沖亂關右堅沖相持其勢俱憊此正卞莊子

刺虎之時也向使晉人能投天下之隙乘淮淝之鋭練兵蒐乘直擣長驅一軍北收燕代以揺趙魏一軍西卷咸鎬而定關河則天下可圖也奈何反啗敵以糧養虎遺患而前日之功今已掃地矣此可為痛惜者一宋武之初定長安也秦民大悦相與泣涕而留之舉山陵宫室以動其心此正漢高祖入關之時也向使因悦附之民起并吞之志南濟江淮西通巴蜀舉青豫之師以卷幽燕發秦中之甲以蕩隴右則天下可圖也奈何反留

孺子以扞強敵而前日之入關適所以鬬赫連戰場此可為痛惜者二是數者足以見六朝之規模甚小非地不便而勢不利也職此之由爾故六代之居江左雖與今日同而六代之不能復中原所以與今日異如前六朝之失因足以為今日戒然六朝之人物謀議亦有可道者何則請并劉備西兼巴蜀周瑜之策可取合吳蜀之長為脣齒之勢以進兼天下鄧芝之策可取也摧鋒冀朔延譽江南溫劉之志可尚也乘秦之亂求自北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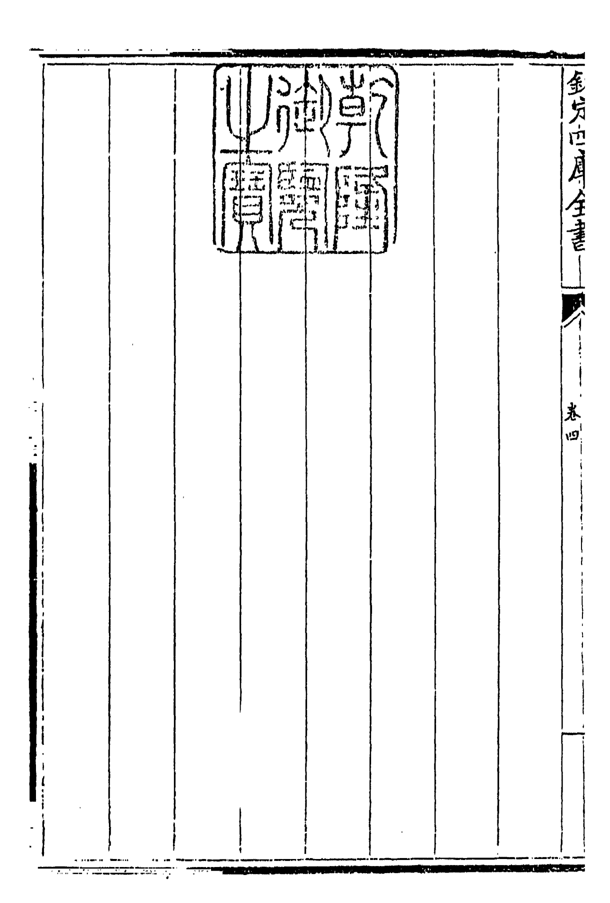
謝安之策可取也先蕩臨淄掃清河洛謝晦之詩可詠也
養鋭息肩䚕兵洛汭則劉裕之謀可用文軌大同然後
還都則王懿之謀可行是皆其臣之謀有可取者然未
足以比今日規模之大幸承明問又以事之難易敵之
堅脆攻守機要下詢試妄陳之漢光武起南陽一邑不
六七年間而取天下南陽者今之鄧州也其地不得南
方百分之一而能大創中興者蓋當未平而所欲為固
足以運天下也洪惟主上運逢多難正中興之秋也為

今天下之大計必將連吳幷蜀安民息力以為固守之規耶然振國家之威以混天下者必勇於進而後可議苟攸策劉表之無志王導斥周顗之鬱鬱念藝祖提精兵二十萬拓封疆之萬里不為不難復其故地主上所急務也固守之策不足行也必將運江淮漢沔之資率荆州西土之兵以進耶然進取之術貴於分道並進使敵枝梧不暇是以晉攻關中則六道並進唐平淮西則九節度並進今欲如檀道濟自淮向洛如沈林子自汴

入河豈不可乎進攻之策未盡善也必將觀天下之勢有可乘之便耶然使百年而便不至吾將端坐而待之乎釁隙雖出於敵而作之者在我六國以縱散而亡作之者秦也項羽以勢孤而亡作之者漢也今欲取天下非作敵之隙不可也乘便之策不足取也是三者皆不可用必有取天下之術焉夫事無難亦無易在我而已敵無堅亦無脆亦在我而已吾果能於多難之時宏謀巨術足以運天下則事雖難變為易敵雖堅變為脆所

以致此者其攻守之道乎此非孫吳李靖所論者也此乃天下之大攻守而今日之急也必欲守乎荆州居上流江州居中流揚州居下流是三流者吳會襟喉建康藩翰者也必也據其衝使蕞爾敵國與夫叛臣吾得以坐制其命故應敵之暇得以自治而有餘故取天下亦有餘吾則淬礪吾百官撫養吾人民練兵擇將修吾道以深結天下之心治樓櫓於濡塢習步騎於長樂禮賢於延賓亭儲食於德充宫守已得策然後大舉以問背

叛之罪自南鄭定三秦高祖之遺迹可訪也出石門自河入汴沈林子之故事可訪也自彭城定青徐至幽冀謝玄度之故道可訪也彼脅從之民謳吟我二百年之厚德必有喜見官軍者守之道得於東南攻之功收於西北故天下可以必取也以主上之聰明神武必得其妙用以興天下以建康而創王業彼六朝之君將負荆爾草茅妄論惟執事恕而取之


乾隆御覽之寶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蓮峯集卷五六

詳校官庶吉士臣吳烜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謄錄貢生臣苗序滮

蓮峯集卷五

宋 史堯弼 撰

私試策

君臣遇合

乾健乎上坤順乎下明良之會乾坤之義也乾坤一於生而以氣相合則萬物育矣明良一於治而以道相與則天下定矣故乾坤之相合貴於久而不息一或息焉則萬物不得其育明良之相與貴於久而無間一或間

焉則天下不得其定久而不息則萬物之生無已也久而無閒則天下之治無窮也是知明良之會乾坤之義蓋有自然一定之數存乎其閒而豈可易哉古之聖人深知乎此也故凡所以遇其大臣者崇之以天下之高位而不以為泰畀之以天下之重柄而不以為專異議之不摇讒閒之不入猶以為未也吁俞以盡其謀賡歌以交其歡欲其久而不厭也古之大臣亦深知乎此也故凡所以事其君者與之靖天下之變而使之安任天

下之繁而使之逸夙夜而不辭勤勞而不倦猶以為未也為之典章以求其傳為之制作以成其化欲其治之久而不已也凡為此者豈特以致天下之治而已哉將以正夫乾坤之義使其久而不息者當如此也三代盛時其明良之間大抵皆然而未有若成湯伊尹相與一德之際深得乎此者何則湯以一德而為之君尹以一德而為之臣而乾坤之德固已合矣故湯之舉尹也選天下而舉之舉商邑而聽之隆之以阿衡之名吾之所

以取平者惟尹之信也付之以革夏之事吾之所以救民者惟尹之望也當此時天下之事一則伊尹二則伊尹而不敢二也此無他乾之所以合乎坤者其道當然耳而尹之相湯也始與之載自亳以除天下之暴終為之宅九有以成天下之治其任至重而不為之憂謂其責在我而不敢辭也久居其位而不以為勞知天下之望我而不敢逸也自幣聘三至之初至咸有一德之日亦久矣未嘗一日忘天下也此無他坤之所以承乎乾

者其道當然耳蓋尹之爲相幾五十年而湯無纖芥之
嫌尹無告勞之意此非乾坤之義久而不息者歟其德
至於格天其造商之業至於五百有餘歲者用此道而
已然則尹湯之所以爲盛豈非深得乎此哉恭惟我主
上專任相臣以乘中興之運既深得乾坤之義而遠軼
尹湯之隆未有如今日之盛者也玆泳明執事下詢欲
講求漢唐臣主難遇之因鋪張今日君相同德之懿此
千載一時之遇其可不揄揚以爲萬世之休哉彼漢唐

之事董仲舒陸贄之不逢已無足言而賈誼之才宜見用於文帝而不用裴度之功宜有為於文宗而不為其難遇之因有不得不論者且文帝承高惠之後海内方離戰國之苦而始獲一旦之安方當舉畫一之法尚清淨之治内因漢家之業而外結匈奴之好誼當此時宜有以贊文帝休養生息之德而乃以一時之鋭氣處士之大言欲係單于之頸筈中行說之背更已定之法改火德之王其說之不可用亦明矣然則文帝之不用誼

無足怪也文宗承穆欽之後兩河三鎮之間悍將強藩節麾之自專號令之不稟為文宗計者宜乗太和之盛專任威德之臣以振朝廷不振之勢而制諸鎮莫制之患亦不可緩矣而乃信牛李媢賢之讒從閹寺自恣之計使元勲巨德之臣去京師之重而從外鎮之逸其用賢之心亦可謂不固矣然則裴度之不留亦無足怪也是坤道貴靜而賈誼則失之踈將何以事其君乾道貴健而文宗則失之懦將何以用其臣不然文帝豈棄賢

之主而裴度豈真忘世之士哉嗚呼文帝有可為之資而誼不得事之之道裴度有可為之才而文宗不得用之之術無怪乎明良之難遇而至治之難得也此君相今日同德之懿所以冠壓百世而獨為盛歟竊以草野之中窺天地之大日月之明而知之矣我主上之任相也知之甚深故浮議不動任之甚專故重權不分嚴之以師相之尊大之以兩國之封表之以繪像之贊然猶若報功之未盡也而吾相之事君也還東朝以成孝治

息干戈以全民命收兵柄以尊朝廷建太子以作人才禮樂文章粲然大備然猶夙夜而不倦也然則一德之咸舍尹湯其誰配之嘗觀咸有一德之篇於至治之後方將丁寧申勅以終始日新為事將久於一而不為二三之德故其書至於列之誥訓為萬世法則今日之盛宜有以作宋一經垂於無窮以見乾坤之大罔俾一德之篇專美有商也

賦役

三代之法至成周而備成周之法得周公而定夫周公所以定周之法而使之備者豈有異術哉舉天下之法至纖至悉盡歸之於中正重之而不加毫釐輕之而不損錙銖如斯而已矣是以其養民之政雖若甚繁而不亂其救民之制雖若甚悉而不傷田各有制賦各有等役各有差取之有時故用之有節司之有官而行之有序又安有作法之弊哉故行之當時雖循其舊制猶可以為國而施之後世雖祖其遺意猶可以為治也且其

取民之賦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唯漆林之征二十而五然猶太宰得以總其計小司徒得以經其土載師得以物其地惟恐民之或困也夫是以雖取之而不以為貪其役民之力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然猶司徒得以稽其民均人得以時其力卿大夫得以辨其全惟恐民之或怨也夫是以雖役之而天下不以為勞然則

周公之法其本於中正者其詳如此宜其後世數百餘年春秋之際晉楚齊秦之强兵無歲而不交會盟無歲而不講然其所居之國猶周之地故所役之兵猶周之民其兵皆藏於民出則備行陳入則散於田野是以未嘗無事而聚亦未嘗無事而食非若後世之民兵閑口以待縣官之哺則其兵雖用而費不若後世之夥而況齊晉擅山東之饒秦擁陜西之富楚得東南水國之利加以管仲通魚鹽以榦其利秦穆公霸西戎而資其富

魏絳為政於晉孫叔敖為政於楚皆能裕其民而使之不困其所以興作甚多而不聞有財殫力屈之弊豈亦由此也歟若夫鄭區區之國北通於晉南通於楚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凡晉楚之戰鄭必先受兵焉故常惴惴然束幣篚玉以待命於郊者歲無虛月月無虛日疑其不可支矣然而國小而易令民寡而易集雖受兵於外而中不失其所以為國之計雖應役於晉楚而皆有常數而不紊況以子產之徒執其政養民以惠使民以義

宜其驅之無不率令之無不順也故雖作丘賦然以聽之田疇則周公井邑之制宛然其猶在是以加少而不至哀取以為無窮之患斯其所以與人誦之封内大治者蓋亦由此也歟以此觀之周公之治後世憑藉以為國而其效尚若此則其法之中正無弊可知矣彼漢唐之時賦役之制如漢高十五而稅一如漢文一男三年而事如太宗租調之法受田者為租丁歲有粟稻之輸而用人之力歲二十日雖各出一時而初不外乎周公

之遺意也我國家往者多艱之初賦役雖久加於昔然比年以來廟堂軫裕民之念減月椿而兩浙荆湖遂絶科抑之患除廣西布估以蘇嶺嶠僻遠之民蠲免租税于荆揚而田之荒斥者無虚額之税分屯漢上之兵而蠲蜀民餽運之費而比又亟申傜役之禁所以阜民財裕民力者如此則主相恤民求治之意至切矣可不講求郡縣之弊以仰副宵旰之念乎若夫戍兵冗官之費可省則省之覈其實數而使之不濫斯可矣將帥邊鄙

之給可損則損之計其實用使之不費斯可矣浮屠道宮之入可收則收之計其入使之不失斯可矣如此而民之財可豐也抑工賈之末不若禁其無益之貨汰佛老之徒不若清其披度之源糾游手之惰不若加無職之民以夫家之征如此而民力可紓也能考之以周公之法酌之以中正之意何施而不可哉茍足以利天下則行之又何疑焉今朝廷方致成周泰和之治廟堂之上必有舉周公中正之法而措之天下者矣愚不敏何

足以知之姑以此塞明問

漢劉歆作三統歷譜以天地之數五百一十三年謂之會四千六百一十七年謂之元九會而後復元一元之閒災歲五十七而陰陽有三五七九之厄自入元而有陽九百六之會其後谷永於成帝時述災異遂因百六之會而陳三七之戒至光武中興世俗多言讖法而或者又因三七之戒而言四七之主如三者之論其有考

而言耶其無考而言耶

聖人之垂教有先天而言者有後天而言者先天而言則詳天道而畧人事後天而言則詳人事而畧天道詳天道而畧人事此以天道而禁人之所為也詳人事而畧天道此以人事而戒天之所為也禁人之所為者禁於未然之前而戒天之所為者戒於已然之後故禁於未然者有不敢為而戒於已然者有不復為此聖人之垂教吾昔於書與春秋而見之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

風此上天之事也而皆起於視聽言貌之間嗚呼豈視聽言貌之微足以致上天之變哉盖聖人先天而立教以爲如是則雨如是則晹如是則燠如是則寒如是則風欲人君先事戒懼恐悚修省而不敢或爲一不如是則上天譴責必有大禍此洪範所以詳天道而畧人事禁於未然而人不敢爲故歟曰日蝕曰星殞曰山摧曰川竭此亦上天之事也而聖人不著其所應嗚呼豈災異之自來而無以致之者哉盖聖人後天而立教以爲

如是曰日蝕如是曰星殞如是曰山摧如是曰川竭不復附會以著其變欲人君因事戒懼恐悚修省而不敢復為一不如是則災禍繼致不可復逭此春秋詳人事而畧天道戒於已然而人不復為故歟甞怪劉歆作三統歷於天地之數五百一十三年謂之會四千六百一十七年謂之元九會而後復元一元之間災歳五十七而陰陽有三五七九之厄自入元而有陽九百六之會其後谷永於成帝時遂因百六之會而陳三七之戒光

武之時或者又言四七之主嗚呼若三者之論其有考而然耶其無考而然耶愚謂劉歆先天而立教則不言其所以致之之由若後天而立教則其以一世之人而決意明言數千百年之後於前則無所考於後則無所據亦是妄言而已矣如歆之說是使人君於人事則不修於天變則不畏推之於無可奈何之鄉而曰數已先定非區區人力之所為焉然則殘教害義莫此為極故無取於聖人之門焉大抵漢自仲舒倡為災異之說而

一時之士從而和之迂若劉向僻如京房狂如眭孟夏侯勝怪如翼奉李尋誣如杜欽谷永皆弊精神勞心術於天命之間終其身而不知厭焉至如劉歆特又甚焉者一為其說而王莽遂以符瑞自立睥睨漢鼎而窺之豈非劉歆之徒有以啟其志耶推乎此則虀粉其骨不足以謝天下矣

六韜與詩書異

愚嘗讀漢史至張子房傳觀良之為人畫陰謀則不如

陳平善征伐則不如淮陰攻城野戰則不及曹參供餉給饋則不如酇侯然卒能掉三寸之舌為帝者師封萬戶侯而四人者不及嘗讀至此未嘗不歎惜也及推考其事然後知漢之興皆子房之功焉何則始良起下邳有一父老授以兵法曰讀是則為王者師良視之乃黃石公之三畧也故高祖用之以西定關中南取蜀漢約三章誅暴秦破强項而天下服其仁義解鴻門之阨陳灞上之師裂韓彭之地散垓下之卒而天下服其權謀

雖曰髙祖之治而實留侯之策雖曰留侯之策而實出於黄石公之書因徐考三畧乃知上畧設禮賞别姦雄差德行審權變下畧陳道德察安危仁義權謀之道相為表裏參用之黄石著之於前子房行之於後皆二道之相濟也幸承師問請因是而論太公六韜之法焉嗚呼郁郁乎洋洋乎洸洸乎周文王武王之治也紀於書詠於詩雜出於傳百家之言昭如也有道德焉有仁義焉有禮樂焉有教化焉有法度焉其休功駿烈裕如也

其深恩美澤藹如也其典章文物燦如也其紀綱制度炳如也其所以治天下之法何其仁其所以除天下之暴何其義雖寥寥千百載之後可端拜而議焉然尚有可疑者今兵家者流有六韜之書文武太公答問之辭也有文韜有武韜有龍韜有虎韜有豹韜有犬韜自文師至戰步其二君一相軍旅答問凡六十篇以至兵車樓櫓糧草器械山川險要風雲天象無不備論而詳說其間又雜以權謀之言夫詩書亦文武之書也六韜亦

文武之答問也何六韜與詩書相反戾之若是耶豈文武之功兼權謀而用乎抑非太公所作而後世好事之人妄傳乎試折衷之夫仁義者常行之道權謀者輔助之術時可以用仁義則用之時可以尚權謀則尚之譬如造大厦焉其柱石棟樑既已具矣而榱椽楹桷亦存之豈以其微小屈曲而遽廢其用哉仁義者棟柱也權謀者榱桷也兩不可廢也然而仁義為其本權謀為其末是故三代之君有以行仁義之兵而亦參用焉何者

成湯之伐桀民有來蘇之望亦可謂仁義之兵矣然湯誓之篇乃曰升自陑而孔安國謂從陑出其不意則權術亦用焉商高宗伐荆楚克鬼方與天下除殘暴之害豈非仁義之兵乎而商武之詩乃曰罙入其阻而鄭康成謂冒入其險阻則權術亦用焉周宣王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勞徠萬民豈非仁義之兵乎而常武之詩歌曰如飛如翰而鄭康成以謂嘽嘽然疾如飛鷙如翰則奇兵亦用焉盖其以仁義為本而以權謀輔之焉推是三

君之事則文武從可知矣今取六韜之書而觀之無非出此也葢王者之兵專用仁義故必進賢退不肖以清其源賞功罰罪以修其政利而無害成而勿敗惟以愛民為心此仁義之術也不然何以六韜之篇獨首之以仁義耶及不得已而用兵方且選將練卒料敵應變上得天時中得地利下得人和深思而熟計之此權謀之術也不然何以陰符之篇獨首之以權謀耶則其兼而用之亦明矣噫向使文王武王非仁義則何以退修文

德宗虎來降八百諸侯不期而會雲合響應哉向使非
權謀則何以破牧野之旅降崇墉之人哉意其必出於
太公之言也夫兵凶器也戰危事也戎國之大事也故
古人必審謹而用之一舉而有功則禁暴除亂安民和
衆混一區宇一怒而安天下之民用而無功則海内虛
耗人民流離大兵之後必至凶年而民受其殃故善人
教民七年然後即戎盖如是審也文武當虐君之時思
欲有以拯天下之溺而除天下之殘然而知兵之不可

輕用也故丁寧反覆問於太公詳悉細究知其必然故方舉兵以除暴孰謂六韜而後人妄傳乎仁義譬之五穀可以養生而不可以伐病權謀譬之藥石可以伐病而不可以養生文武之時海内未寧知權謀之可以伐病也故以仁義為本以權謀為末而参用之及天下已平四方無事知權謀之不可以養生也遂偃武修文歸馬華山之陽放牛桃林之野干戈包以虎皮將帥使為諸侯示天下不復用武亦六韜之微意也自斯以降宋

襄公棄權謀而行仁義故卒敗於泓秦始皇捨正道而專詭譎故二世而亡向使二君知太公之書仁義權謀兼而用之則烏得為三王之罪人乎惟張子房之用黃石亦可謂造其閫域矣承學荒殘姑誦所聞以塞明問幸執事裁之

伏羲神農黃帝堯舜之君不忍民之無知而惡其無以別憂其無以生是以為網罟耒耜衣裳舟車杵臼弧矢宮室棺槨書契凡若是者一切

便民而近於人情若夫秦自始皇廢封建破井田置隸書以吏大小篆為紙以易簡策後世遵之至今未已斯亦便民也何帝王則聖賢稱之以為變通之利而秦則論者諱而不言

知經而不知權則其失常在於樂因循知權而不知經則其失常在於樂更變此古今治亂之所由也古之人君雖樂於更變而不失為盛帝者知經之由也後之人君亦樂於更變而不免於滅亡者其不知經之罪也愚

嘗為之説曰有天下國家者當在於守經而達之以權蓋經非權則泥權非經則悖二者相資而相成茍經之失則權雖有取亦何以為治也哉孔子於繫辭序十三卦皆伏羲神農黃帝堯舜之為制愚與其知權也惟數聖人能守之以經故可以為治焉降及後世秦皇帝變往古之制以行便民之法愚亦與其知權也惟秦皇不能守之以經故終不免於亂焉嗚呼知其全則昌得其一則亡此秦之知權與上古同而所以異者其不知經

常之制也竊觀包羲之世無網罟之用而於是為之結繩神農之世無耕耨之利而於是為之耒耜無為市之制而於是為之聚貨黄帝堯舜相繼而起垂衣裳而治天下作舟楫以濟不通服牛乘馬重門擊柝杵臼以為利弧矢以為威造棟宇以易古者之居作棺槨以異中野之葬為之書契以代結繩者皆伏羲神農堯舜之為也嗚呼可謂不知權乎然其所以治天下者皆五常之道也皆相授之制也曷嘗作為聰明而失於不知經者

乎此所以爲孔子之取云爾秦始之興其英邁過人之才似可以爲治其廢封建置郡縣此皆可爲而始皇勇爲之而井田之制與封建相表裏封建廢則井田不可以獨存由是阡陌開焉夫封建廢而郡縣置井田廢而阡陌開創隸書而易小大之篆爲紙而更簡策之繁斯皆始皇以英武而作此偉事也人皆曰簡便之路秦實啟之而不知公天下之端柳宗元以爲自秦始者亦非過論矣嗚呼亦可不謂之知權乎然而其焚先王之書

銷天下之兵尚刻削之政者豈非其騁一人之見而廢萬世經制之法乎此後儒之所以去之云爾夫上古知權而守之以經故治始皇廢經而達權故亂何足怪哉然愚於始皇有所深取者以其可與權而有所深恨者以其不能守之以經故也或曰馬遷謂三代之政若循環周文矣秦救之捨質故亡矣數者何足取乎愚曰壯士不復幼東水無復西秦之簡便施之於夏商之世則不可若以之救文之弊得其宜矣今欲得以質而救之

是猶使壯士復幼而挽東水以西之者亦難矣故愚於此以馬遷為庸士而始皇之權可以為後世法或曰何其亡乎曰不知經

元結陸贄言論

揚子雲漢末大儒也作法言以準論語大抵商畧古今人物少有許可至論唐虞人材則曰臯陶以智為帝謨論後世之事君則曰謨合臯陶謂之嘉夫自堯舜至於西漢之末凡數千年豈無一人翹然獻忠賛襄彌縫以

為後世之法哉子雲孜孜臯陶以為臣子獻言之模範者不為無說也愚嘗反復而論之熟矣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立德之士鮮矣士之生於世當佐人主興衰撥亂以立非常之功苟為不然則必鋪陳利害條别是非明當世之得失而補人主之缺焉觀堯舜之時在廷之士如禹稷如益契或以治水有功或以播種有功或以敷教有功獨一臯陶者碌碌諸子之間若無能為然舜以不得為已憂者誠以其謨可以治

天下國家也考之於書臯陶謨之所載不過曰在知人在安民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安民則惠黎民懐之而已然則揚雄孜孜取之者豈非美其知人安民之策乎其後如伊尹之訓太甲傅説之誨高宗周公之戒成王無非以此為念也三代而下獻言之士雲集霧合不可勝數獨李唐三百年間有可采者何以言之隋失其鹿太宗舉晉陽之網而羅之當此之時咄嗟叱咤所向無前人皆以為太宗能創業矣殊不知一不從魏徵十漸

之戒唐何能興哉蓋十漸之戒不過譏太宗之遠君子近小人是不能知人也譏太宗之奢肆勞役是不能安民也宜乎太宗聽之貞觀之治寖寖乎成康之際歟女武為亂明皇提戈藩邸之中而剪除氛亂遂即帝位當此之時人皆以明皇能守文矣殊不知一不從姚崇十事之訓唐何能治哉蓋十事之訓不過陳禄养閹璟之亂漢欲明皇之知人也不以峻法繩下而願政先仁恕欲明皇之安民也宜乎明皇從之開元之治巍巍乎文

景之上歟然則唐之所以刱業守文者皆由魏徵姚崇

能進知人安民之謨而太宗明皇傾心聽之之效耳夫

以祖宗創業守文皆由於此後世子孫欲中興王室者

豈外是哉自安史亂天下肅宗幸河東於斯時也攻城

陷陣折馘執俘專閫外之寄者郭子儀李光弼之徒是

矣元結之於肅宗初無肺腑之託也特以當天下擾攘

之時自揣其才智不足以立功於當世於是三篇之時

議上焉自涇卒犯京師而德宗狩奉天於斯時也陳師

鞠旅備禦盜賊以清一時之難者李晟渾瑊之徒是矣陸贄初無葭莩之親也特以當國家艱難之際自度其智慮不足以有為當世於是數篇諫論上焉然結之所陳不過數百言贄之所陳無慮千餘言其文簡嚴峻厲汪洋大肆為能切中當時之利病大矣哉雖臯陶之嘉謨魏徵之十漸姚崇之十事其知人安民殆未能遠過也請撮其機要而言肅宗違李泌河陽之謀而不能從任諸將征伐而心懷猶豫是昧於知人矣安史之亂來

歸者戮於獨柳之下待罪者斃於縲絏之中是昧於安民矣故結之所陳不過言將士臨敵而奔賢人君子遁逃任賢人斥小人乃帝王之常道其知人之謨有如此者國家失於太明太信故力役乞丐凍餒不足蒼生危窘貧獨流亡其安民之策有如此者德宗任盧杞之姦邪盤固如山禍亂屢作而猶且不悟知人安民果安在也故贄之所言以致寇為羣臣之罪納諫為帝王之德一酬一詰未盡臣下之能君子小人必辯明而精審知

人之謨孰能出其右哉斷失於太速察失於太精寡恕多猜禍難滋至必使潤澤洪而人心悦安民之謨孰能出其右哉嗚呼二子所陳分别利害條陳是非載在青史炳若丹青有不可掩者然撮其大畧不過知人安民而已譬如兵家之書千章萬句不離乎多方以誤之之一句耳使肅德二君皆能虚己聽納以成中興之功顧不偉歟恭惟主上撫中興之運禍亂之變又甚唐室之季然則知人安民之謨誠今日之藥石也天下之士嘗

被朝廷教育者久矣行將淬礪詞鋒展摩天勁翮效一鶚之高翔然後伏劒束書直扣天閽吐胸中之所蘊如元陸鋪陳安民知人之謨期不負所學而後已不識先生以為然否

歷代之君或以功或以德而受天命也然班彪作王命論以為出於天命唐柳宗元作貞符書以為由於人事何耶

嗚呼天人之際未易言也人事得則天命歸人事失則

天命去是天命即人事也人事即天命也豈人事之外別有天命哉愚嘗持是說以觀歷代數千百載閒上自唐虞下迄五季凡所謂盡人事以祈天命者不過德與功而已有德以受天命唐虞三代是也有功以受天命漢唐是也若夫魏晉而下泯泯棼棼例無功德天命亦從而去焉夫受天命以德則以位相禪而天下不以為私以兵相攻而天下不以為暴此無他天地有奉生民有庇也故亂而復治絶而復續必數百年而後已焉以

功而受天命則布衣崛起而大業不難成仗鉞請命而大勲不難集此無他亦天地有奉生民有庇也故亦亂而復治絶而復續數百年而後已焉若乃無德與功而欲竊上天之命則近不過於數十載逺不過於再傳安能綿綿不替如瓜瓞之詠耶請試言之堯繼嚳而黎民臻於變之風舜繼堯而天民蒙垂拱之治揖遜之德爲如何也夏之有天下始於嗣舜而傳世十有六王商之有天下始於克夏而傳世二十八王周之有天下始於

伐商而傳世三十六王繼述之德為何如也故曰唐虞三代以德而受天命者以此春秋之後六國爭雄至秦并之而不能守漢高祖起自豐沛乘秦之亂雲合響應八年而天下為漢傳世二十五歷四百年有功於民可知也典午之時南北分裂至隋并之而不能守唐太祖起自晉陽乘隋之亂席卷長驅六年而天下為唐傳世十八歷三百年有功於民可知也故曰漢唐以功而受天命者以此若夫漢之後而有當塗之魏以至楊氏之

隋唐之後而有朱氏之梁以至郭氏之周雖各得正統
年號之紀承承不替然取以權謀則人復以權謀取之
此魏晉宋齊梁陳隋是也取以詐力則人復以詐力取
之此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是也大抵紛紛籍籍代
雖代雄故曰無德無功天命亦從而去焉國家皇天眷
命歷數過於漢唐藝祖開基受禪同於舜禹削平僭叛
混一海宇則有德於天下有功於民未可量也肆及主
上運遭艱難未克復平或者歸咎於天故執事作爲問

目以班叔皮王命論柳子厚貞符書下詢諸生愚敢不罄所聞以對夫怪力亂神之事聖人之所不言圖讖符瑞之學君子之所不取若叔皮作王命論是特知高祖之興五星聚白蛇分而不知誅秦滅項約法三章則有功於民而後受天命者也以是觀之叔皮雖世掌史書豈為無失乎然所可為今日道者非柳子厚貞符書而何觀其痛隋氏之虐嘆大聖之起如三代受命之符一切非之其言曰德紹者嗣道怠者奪豈非以功德為人

事耶豈非以人事為天命耶推此則今日之事不過修祖宗之德復祖宗之功彼區區敵國不足患也雖然或者有曰關中天府之國四塞為固王不得不王霸不得不霸愚謂不然創業之君先定於關中人心所係可以卜天命之去就焉若乃中興之君既能憑藉祖宗之功德則關中不患不能取也何哉高祖之興與彊楚相抗者屢矣論彊弱則楚彊而漢弱論勇怯則楚勇而漢怯是以不知人心孰歸焉天命孰與焉不得不先定關中

以卜漢楚之廢興也故先入關中而彊項遂滅四百年之漢始定於此太宗之興與羣盜相持者亦屢矣論彊弱則盜彊而唐弱論勇怯則盜勇而唐怯是以不知人心孰歸焉天命孰與焉不得不先取長安以卜唐盜之存亡也故霍邑一戰而老生就擒三百年之唐始定於此若乃光武之起不過延攬英雄務悅民心以復高祖之業而已是雖决策河北而其後果能安集關中以成中興之業焉肅宗之起亦不過治兵討賊委任將帥以

復太宗之業而已是雖即位靈武而後果能恢復兩京以造中興之業焉故曰中興之君旣能憑藉祖宗之功德則關中不患不能取也哉主上聰明神武漢光武唐肅宗之所不逮也則所謂功德固已萬萬於漢唐二君則朝廷之上豈無如馮異輩安集關中乎豈無如郭子儀輩恢復兩京乎愚庶幾尚及見之

採摭漢唐以來時君世主號令文章所以感動人心者以形容今日制誥之美焉

昔魯君過宋都呼垤澤之門守者曰非我君也何其聲之似我君愚於詔書亦云葢自古仁聖之君發一德音下一制令其所以感動人心使天下樂聞而喜見之者皆相似也如三代之君為訓誥誓命周詳委曲通上下之情開生靈之惑或尊利除害或去危就安或立法審令或遣使誓軍當時翕然而奉之後世欣然而傳之讀誦流布爛然百篇之書播在人口為萬世法夫豈必區區類舉而後足以為今日獻哉請獨借兩漢而論之高

祖之初興其制詔之可以上擬於三代者屢矣然未有善於約法之詔也其言曰凡吾所以來為父兄除害非有所侵暴何其言之足以感動人心至若是耶當時秦民必有至於流涕者矣向試使陳涉項羽發號施令無是言也髙祖之興諒由是哉光武之中興其制詔之可以擬三代者亦屢矣然未有善於舉賢之詔也其言曰吾德薄不明冦賊為害强弱相陵何其言之切直至若是耶向試使王莽更始發號施令無是言也光武之興

亦以是哉雖然非特此也又有愈於此者唐德宗中興陸贄爲教令而李抱真爲帝言山東士卒聞之感激思奮臣故知賊不足平武宗中興德裕爲詔書王元逵等得之皆震恐思効已帝每稱魏博功則顧德裕道詔語言甚切於事而能代謀夫如是絲綸一出而感動激昂歡欣鼓舞萬口一辭豈非有以順人心之所在切其情之所宜而然乎恭惟主上稟帝舜之孝思躬文武之純德所任者皆高宗之佐所修者皆宣王之政重以側身

修行夙夜匪懈仗順舉義將欲回北狩之鑾輿復先聖之境土延者發德音下明詔撫慰士民激昂在位孝悌之義禀於天性而見於言辭恤民之意出於優爲而發於文章三代誥誓無以加矣如明策所謂更生之喜創見之歎誠不知其幾何也恭承明問諸生採摭漢唐以來時君世主號令文章所以感動人心者形容今日制誥之美夫賛揚戚化末學鯫生殆不足以措手然敢不竭愚見以道其一二焉竊嘗聞漢唐之世王言詔旨不

下千數固有足深嘉者以愚觀之皆未足形容今日請得以我藝祖故事而證之乾德初王全斌討孟昶先皇帝覺寒而念征蜀將士遣使賫詔勞全斌等三軍之士皆致感泣已而蜀平嗚呼此其言之足以動人心激昂忠義之節古未有也我主上廼者下明詔所以感人心而激忠義者豈特漢唐之比哉葢所以祖述三代之憲章藝祖之故事也夫如是乾德之成績不遠而全斌之忠節有繼矣中興之功愚將拭目而見之